



軍事戰略

美俄在歐亞構築 新對抗前沿之推估

空軍備役上校 魏光志、軍事專欄作者 耿志雲

提 要

自二戰結束以降經歷「冷戰」時代至今，中東地區由於石油能源產地復以宗教派系勢力對立，因此始終淪為美、蘇兩大強權的折衝之地，透過以、阿發動的「代理人戰爭」自1950年代起，遂已形成中東的基本地緣政治格局。至1970年代，美、蘇於伊朗以及阿富汗的戰略失策，更為今日伊斯蘭世界的錯綜複雜形勢種下了深沉的變因與伏筆。2001年美國「反恐戰爭」之後，中東各「軍事強人」政治瓦解，以標榜宗教教義的極端伊斯蘭思想更與恐怖主義結合，加上世界金融體系的劇變，十餘年來逐漸衍生為影響全球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因素。

進入新世紀之後，有鑒於中東地區永無寧日的對立紛爭，美、俄兩強遂以各自本身利益為考量，企圖從新秩序的建構過程中，覓得戰略先機，尤其當「北約東擴」與「伊朗核武」問題不斷凸顯美、俄雙方的戰略佈局衝突之際，如何在歐、亞兩洲構築新的戰略平衡，延用「冷戰」時代的「前沿部署」模式，劃設雙方都能默許的「戰略緩衝」地帶，已然成為現下維持歐洲安全的要件。

本文試圖從反恐戰爭之後「美國對中東的戰略」、「烏東克里米亞折衝」、「全球多邊主義對抗」與「俄羅斯戰略利益觀」等面向，推估美、俄在歐亞構築新對抗前沿的佈局與企圖。

關鍵詞：北約東擴、中東戰略、前沿部署、多邊主義、戰略緩衝、戰略利益



壹、美國對中東的戰略

美軍於2014年8月8日對伊拉克北部的恐怖主義反叛組織「ISIS」〈伊拉克及沙姆伊斯蘭國〉發動了幾波空襲行動^{【註1】}。此舉導致原本就存在反美意識高漲的ISIS成員宣稱，將在全世界各地攻擊與美國利益相關的目標，掀起全球對於伊拉克與中東政局情勢的再度關注。

一、歐巴馬的有限「慎戰」：

五角大廈也於是日宣佈，美軍已從部署在波灣的航艦上出動了兩架F/A-18「大黃蜂」戰鬥機，向伊拉克北部投擲了兩枚500磅級鐳射導引炸彈，以期摧毀ISIS的重點目標，就在這批炸彈投下的十幾個小時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就表示，他已授權美軍「必要時」在伊拉克進行「有針對性」的空襲，這是歐巴馬上任五年半以來，第一次對軍隊簽署明確的空中打擊命令，此舉彷彿想藉由對伊拉克的軍事有限積極作為，排除美國國內、特別是共和黨人對他裁減軍備、作風保守的批評聲浪。

從總體上觀察，歐巴馬是位不折不扣的「慎戰」總統^{【註2】}，因為他這次的總統令中對空襲做了「必要時」和「有針對性」的設定，果不其然獲得美國國內兩黨議員罕見的一致支持，在政治作為上，他也兼顧了「維護美國權益」和「對外恢復用武」的平衡點，而不似小布希主政的「狂轟濫炸」。儘管美軍的空襲已經展開，但國際觀察家卻也認為，針對ISIS的空襲規模將是有限的，因為這畢竟不是美軍想「重返伊拉克」的信號，基於國內經濟因素，美國從結束伊拉克戰爭後撤軍離開的決心已然下定，這次的空襲只是美軍從當地「脫身」戰略推行過程中的一個小「煙霧彈」。

伊拉克陸軍參謀長澤巴里中將〈Babaker Baderkhan Shawkat Zebari〉對於美軍的空襲也多抱持著憂慮之心，他在空襲後不久便對外界指稱「在接下來的數小時內，伊軍的地面行動可能因此發生巨大的變化」^{【註3】}。由於美軍戰鬥機首波空襲的目標區選在ISIS活動最為猖獗的邁赫莫爾、辛賈爾等邊界的山區，讓戰鬥力原本已呈青黃不接的伊拉克更顯的吃力，要想長時因應這些以游擊

註1 〈美出動大黃蜂戰機轟炸伊叛軍 聯合國開闢人道走廊〉，《中新網》，2014/8/9，<http://news.sina.com.tw/article/20140809/13081053.html>。

註2 樊吉社，〈2014年的美國對外戰略：戰略收縮與地區維穩〉，《鄭秉文、平主，美國研究報告2015：美國再平衡戰略新挑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1~3，2015/6/5。

註3 〈美軍定點轟炸伊拉克 世界各國表態支持反恐〉，《人民網》，2014/8/9，<http://military.china.com/important/11132797/20140809/18696277.html>。



戰為模式的ISIS總顯得自顧不暇，在美軍未能明白公開空襲行動將會持續多久的前提下，伊拉克方面也只能和部份庫爾德族的武裝部隊與美軍再行選定攻擊區位，當然，長年盤據伊北山區的庫爾德族也是出於自身利益考量，和美、伊合作的成效亦尚在未定之天，相形之下，此舉更在無形中增加了伊拉克對美國武力的依靠。

在美軍的空襲展開六波之後，《美聯社》派駐在當地的採訪記者便觀察到，ISIS組織的武力已朝向庫爾德自治地區首府埃爾比勒推進了40公里，顯然有意展開對美伊勢力的反擊，至於庫爾德族的政治意圖，其實也一直傾向於脫離伊拉克，如今在ISIS的逼



〈圖1〉聯合國「伊拉克援助團」(UN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UNAMI)團長穆拉德諾夫〈Nickolay Mladenov，左〉以聯合國秘書長特派代表身分於2014年5月28日訪問巴格達「廉政委員會」，商討伊拉克政府協助境內各派系合作。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uniraq/14323604423/in/album-72157644907663941/>。〈聯合國UNAMI發布之圖檔〉



〈圖2〉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於2014年7月24日訪問伊拉克庫德斯坦自治區，與其主席巴爾紮尼〈Masoud Barzani〉舉行座談，期待庫德族援助境內其他派系抵抗「伊斯蘭國」。但詎料兩周後美國便發動空襲。伊拉克淪為強權角力籌碼。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uniraq/14712594126/in/album-72157645848162256/>。〈聯合國UNAMI發布之圖檔〉



進之下，會加強與美伊的合作？還是成為伊政府在處理「內部事務」的另一道難題，都將對中東政局情勢與發展再添新的變數。

對於伊拉克的新動盪，聯合國的「伊拉克援助團」(UN Assistance Mission for Iraq—UNAMI)團長穆拉德諾夫(Nickolay Mladenov)卻也在美軍發動空襲的當日發表聲明，指聯合國正在努力於伊拉克北部山區開闢一條「人道主義通道」，以期解救遭困的逃亡平民，這批為數幾近4萬人的「亞齊德教派」民眾遭ISIS進逼困於伊拉克西北部的辛賈爾山，美軍儘管已展開對這一區域的糧食與飲水空投補給，但彷彿杯水車薪。白宮發言人、新聞秘書厄內斯特(Josh Ernest)在8日的記者會上說：「目前辛賈爾山地區大批民眾被困，是緊急的『人道主義災難』，美國支援庫爾德武裝解救受困平民的行動，但這一行動的實行，「也需要伊拉克內部團結一致」^{【註4】}。此語弦外之音是將問題的核心歸究於伊的內政層次，無異於將「平亂」的職責又丟回給了伊拉克當局。(圖1~2)

二、長遠能源利益考量：

此次美軍對伊拉克發動空襲的目的，表面上是出於回應對伊拉克政府的邀請協助，但在另一面，歐巴馬在批准空襲行動之後，也公開表示，「這是為了保護伊拉克境內美國公民與財產的安全」，但在對敘利亞的問題上，美國就沒有相同的立場可以採取類似的軍事行動。何況歐巴馬這次在對伊拉克進行「有目的性」的空襲其實只是「勉強為之」的特例，曾有白宮前伊拉克問題專家對外明指，「歐巴馬希望伊拉克地區的問題能獲得解決，因為他入主白宮的主要對中東政策之一就是為了結束伊拉克的爭端，而不是要引起戰端」^{【註5】}。

10年前的伊拉克戰爭和當今的敘利亞內戰等地區衝突，已經打破了新世紀以降中東地區的格局，這些政權出現了多條「政治斷層線」，明白人都能看出，中東政局正在向失控發展，少數地區已然出現了大亂的局面，歐洲的輿論則認為，以巴和平的脆弱格局近乎崩潰，敘利亞實現和平也遙遙無期，此次ISIS的戲劇化崛起只不過是展現了中東亂象的巨大裂痕，以及歐美勢力在中東策動「阿拉伯之春」西式民主化風潮的一種反彈現象。

然而，美國在中東的利益格局卻沒有隨之亂了套，從1990年代「冷戰」結束後，美國對於中東的政策一向擺明著有三大目標：一、中東的石油，二、以

註4 李天 徐澍，〈美軍對伊拉克定點空襲 世界各方迅速表態〉，《人民網》，2014/8/9，<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809/c1002-25433383.html>。

註5 〈美軍定點轟炸伊拉克 世界各國表態支持反恐〉，《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8/9，



色列的安全，三、藉由控制中東石油能源，於戰略上脅迫西歐和東亞，以達到它稱霸全球的地位^{【註6】}。美國在通過開發頁岩氣體和內增石油量的舉措，大幅降低了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因而不像昔日那般憂慮於中東的動亂，何況只要產油大國的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灣國家繼續保持親美政策，其他中東地區的零星動盪反而可以增加美國在世界多邊霸權體系成形中的價值和地位^{【註7】}，至於伊拉克和敘利亞的目前局勢對美國的另兩大戰略目標基本無所影響。

一旦美國在中東的戰略利益減少了，這才將會深刻影響它今後對中東問題的具體態度，唯目前仍是美國要從伊拉克逐漸撤離的過渡期，尤其現在伊拉克的馬利基政權是美國扶持上台的，美國有義務幫助該政權保持最起碼的運作能力，這一點也是符合美國在中東長遠利益的考量，因為伊拉克究竟也是石油大國，也是美國在1991年春季發動「沙漠風暴」行動、推翻薩達姆·海珊政權的主要誘因與理由。

貳、烏東克里米亞折衝

從2013年春季起，俄羅斯與歐美因「克里米亞公投投入俄」形成冷戰後新的對峙局面，這起國際外交危機其實得推行自2002年的「布拉格峰會」之後，北約組織〈NATO〉對於「飛彈防禦系統」的可能性研究便已展開^{【註8】}。時由北約的「諮議及指揮管制署」(NATO Consultation, Command and Control Agency—NC3A)與「國家武裝指導會議」(NATO Conference of National Armaments Directors—CNAD)擔任對各成員國協商機制的主導單位。這項研究的結論為「歐洲飛彈防禦在技術層面屬於可行」，同時它也提出了一項因應歐洲政軍時事發展的技術主張，藉以滿足北約飛彈防禦系統之需。當時美國便和波蘭與捷克進行了多年的協商，以期將戰區攔截飛彈與雷達偵測系統部署在這兩國境內，基本上也都獲得波、捷兩國的同意，卻由此植下了俄羅斯反北約東擴的伏筆。

一、美俄雙方對駐歐「傳統武力條約」的較量：

至2007年4月，北約的歐洲盟國要求當局的飛彈防禦系統須能配合美國的「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以防衛歐洲免於來自俄羅斯或伊朗等第三地的飛彈攻擊

註6 張麟徵，〈民主恐怖帝國vs獨裁「邪惡國家」論美國侵伊戰爭的原因與影響〉，《海峽評論》，期148，2003/4，<http://www.haixiainfo.com.tw/148-83.html>。

註7 肖鋼 白玉湖，〈頁岩氣革命，為什麼在美國？〉，《中國海洋石油報》，2013/3/29，<http://www.cnooc.com.cn/data/html/news/2013-03-28/big5/336784.html>。

註8 〈新聞分析：布拉格峰會是北約戰略調整的重大轉折〉，《中國新聞網》，2002/11/22，<http://www.chinanews.com/2002-11-22/26/246128.html>。



，同時，北約的決策層級「北大西洋會議」在是年的第一次會議上將飛彈防禦的諮議列為最高優先項目。對此，時任俄羅斯總理的普亭(Vladimir Putin)則宣稱：「北約此舉將可能導致新的軍備競賽，甚至會激化東、西兩邊陣營相互毀滅的可能。普亭還指出，俄羅斯將片面凍結在1990年簽署的駐歐『傳統武力條約』(Conventional Forces Employment—CFE)，當年的這項條約限制了前蘇聯軍隊在歐洲大陸的部署數量，直到所有北約成員國都認可且實行「CFE」條約為止」^{【註9】}。北約前秘書長賀伯雅侯(Jaap de Hoop Scheffer)卻回應稱，飛彈防禦系統將不會對雙邊戰略平衡形成影響，也不致於威脅到俄羅斯，因為該計畫只在波蘭境內設置10套攔截飛彈系統，與1座設置在捷克境內的預警雷達。同年7月14日，俄羅斯提出將暫停「CFE」條約的意圖，並在150天後生效。到翌年8月14日，美國和波蘭達成在波境內設置10套MIM-104「愛國者」防空系統的協議，此舉一度形成俄羅斯和多數北約成員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俄羅斯甚至明言一旦北約如期在波蘭部署反飛彈系統，將導致核武威脅。但是不顧俄羅斯的反對，美、波兩國在同年8月20日簽署協議，俄羅斯則透過挪威(北約成員國)表示將暫停和北約的合作^{【註10】}。

在2008年的「布加勒斯特峰會」上，北約盟國進一步討論了美國在東歐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技術細節和政軍情勢影響。各成員出席領袖們一致咸認為此舉有助於防護多數的北約盟國，同時也同意這項戰備能量將作為未來北約廣泛飛彈防禦架構的一個整合的部份。同年8月，波蘭和美國簽署了歐洲部份飛彈防禦盾在波蘭的協議，它將能和捷克的防空雷達協同運作，捷克也曾有多達13萬人對這項反飛彈裝備設置進行了連署公投^{【註11】}。旋於2012年的北約「芝加哥峰會」上各國出席領袖共同宣佈，「北約飛彈防禦系統已達到了基本的戰備能力」^{【註12】}。這意指它基本的指揮和管制能力業已完成測試，安置在位於德國萊姆斯坦空軍基地(Ramstein Air Force Base)的盟軍空中指揮部之內，各北約盟國的防空雷達和攔截飛彈均能和這套系統連接^{【註13】}。

註9 盧濤，〈俄羅斯決定暫停執行《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新華網》，2007/7/14，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7-07/14/content_6375143.htm。

註10 魏光志 耿志雲，〈從美「飛彈防禦系統」發展推論反飛彈部署企圖〉，《空軍軍官雙月刊》，期176，頁54~74，2013/6。

註11 孫凡偉，〈布加勒斯特峰會與北約的轉型〉，《當代世界》，期5，2008/5，<http://euroasia.cass.cn/news/375478.htm>。

註12 陽建 易愛軍 王豐豐，〈綜述：北約芝加哥峰會達成多項共識〉，《新華網》，2012/5/22，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5/22/c_123169477.htm。

註13 Al Burke, Air Force Space Command Supports NATO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Declaration at NATO



此外，以上所述的各項部署進度也意味著美國海軍在地中海裝備反飛彈系統的「神盾」艦，與在土耳其的陸基長程預警雷達都將併入北約在德國的司令部。前任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就曾表示，「我們的系統將會連接不同盟國的飛彈防禦設施，



它包括衛星、戰艦

〈圖3〉2011年6月27日，北約將「戰區飛彈防禦」〈TBMD〉指揮權移交給聯邦德國空軍，由時任北約副書長畢索尼羅〈Claudio Bisogniero，左〉主持。

、雷達和攔截飛彈，全部都會在北約

資料來源：http://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ictures/2011_01_110127g-missile-def/20110128_110127g-018.jpg。〈北約官網發佈圖檔〉

的指管司令部轄下運作，它能讓我們防禦從歐洲到大西洋以外的(中、長程彈道飛彈)威脅」^{【註14】}。

二、北約東擴符合美國「飛彈防禦」利益：

北約組織的長程目標是藉由各個盟國各自增強防禦系統以融合各飛彈防禦設施，因此將能全面涵蓋與防護所有北約所轄的歐洲地區人口、領土和部隊，以確保足以防範彈道飛彈擴散所形成的威脅。這項目標可望在2010年的年底到2020年初實現。在這之前，西南歐的西班牙也將讓4艘美國海軍的「神盾」戰艦進駐其羅塔港(port in Rota)，波蘭和羅馬尼亞也會在近幾年內同意美國的陸基「標準III」反彈道飛彈系統進駐^{【註15】}。根據美國國務院軍控局助理次

Summit, U.S. Air Forces Europe, Air Force Print News Today, 2012/6/18, http://www.afspc.af.mil/news1/story_print.asp?id=123306388。

註14 NATO's New Frontier, Project Syndicate, 2014/2/11,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anders-fogh-rasmussen-presents-the-benefits-of-creating-a-european-missile-defense-system>。

註15 Steven Beardsley, Missile destroyers to raise the significance of Rota and the Mediterranean, Stars and Stripes, 2014/1/7, <http://www.stripes.com/news/missile-destroyers-to-raise-the-signif->



長羅斯 (Frank A. Rose) 指出，美國「已經向北約盟國提出了『歐洲階段性適應進程』 (United States European Phased Adaptive Approach—EPAA) 作為『中期BMD戰備能力』的依據，它包括部署在土耳其的AN/TPY-2長程預警雷達，且在北約的轄下管控」。羅斯還說，「此外，駐防在歐洲具備BMD戰備的美國『神盾』艦



也將從即刻起在有威脅的狀態時受北約的統一調度」^{【註16】}。然根據2012年美國行政部門年報指出，「歐洲階段性適應進程」四個階段所陸續部署的攔截飛彈可能數量不足，其彈種也不足以防護美國本土。也因此，這個反彈道飛彈的戰備計畫將在2020年時再做變更，但礙於國會對預算的刪減，新的部署計畫可能至少要延到2022年。也因此，波蘭已開始尋求和法、德兩國的合作，藉以加入聯合飛彈防禦系統。

〈圖4〉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 (Jens Stoltenberg) 2015年11月5日在葡萄牙舉行的「三叉戟會師」 (Trident Juncture 15) 演習例行記者會上重申北約快速反應與盟國協防的能力。這場年度演習以北約南歐瀕地中海的盟國為主要參演國。

資料來源：<https://www.flickr.com/photos/jfcbrunssum/22197804374/>。〈北約官網發佈圖檔〉

以近代歷史的角度觀察，自「冷戰」時代起，以烏克蘭為中心的歐俄平原地帶便是「蘇聯」在東歐的重兵屯集區，對俄羅斯而言，它不僅存在著「戰略緩衝」的地位，更是自二戰以降位於烏拉山以西的重要工業重鎮，其首都基輔向來都是重型軍備生產的要地，也是俄羅斯南部高加索地區聯絡歐洲的主要通路，具備向東歐「華約」增兵的中繼整補功能，美國與北約的空軍機隊均以基

icance-of-rota-and-the-mediterranean-1.260445。

註16 Frank A. Rose, State's Rose on Enhancing Regional Missile Defense Cooperatio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015/4/7, <http://iipdigital.usembassy.gov/st/english/texttrans/2015/04/20150408314585.html#axzz3qguDGe9G>。



輔作為空襲莫斯科的主要航路，可以視之為俄羅斯在歐洲的戰略版圖前沿，烏克蘭傾向俄羅斯便能維持住獨立國協在歐洲各國的穩定局面，若傾向北約和歐盟，則將明顯立即對俄羅斯的國土安全形成負面影響，因此，俄羅斯斷然不可能坐視烏克蘭如昔日「華約」成員國一般逐漸受「北約東擴」的效應偏向西方。其次，烏克蘭種族與宗教尚不似高加索地區複雜，即便因壓制「宗教分離主義」勢力一項因素都毅然敢於在新世紀大舉揮兵「車臣」、「喬治亞」的俄軍，誠然不可能放任昔日的這個「主要加盟國」脫離政、經掌控，何況烏克蘭又能鎮守黑海、扼控歐陸，在天然軍工資源與戰略水道航路的雙重條件驅策之下，以俄羅斯的橫跨歐亞的傳統陸權觀念，迅速出兵烏克蘭以奪回主導權的舉措可以說毫不足以為奇。因此，一直被美國和北約付予「反飛彈系統」前沿地位角色的烏克蘭，在美國既定的「彈道飛彈防禦」佈建進度中，完全不可能由俄羅斯單方面收手讓步。〈圖3~4〉

參、全球多邊主義對抗

從2013年以來，俄羅斯與歐美西方勢力因「克里米亞公投入俄」^{【註17】}形成冷戰後新的對峙局面，隨著2014年7月「馬航MH17航班事件」^{【註18】}再掀新的波瀾，北約組織對於「飛彈防禦系統」部署在臨近烏克蘭的波蘭和捷克起，即已悄然展開新的多極化對抗。2002年美國便已和波、捷這兩個原本為東歐「華約」組織國進行了長時間的研究和協商，以期將戰區攔截飛彈與雷達偵測系統部署在這兩國境內，基本上也都獲得波、捷兩國的同意，卻由此植下了「美國—俄羅斯—歐盟多邊主義」的博弈型態^{【註19】}。

一、從全球利益到地區利益的較量：

觀察2013年6月，前美國國安局僱員史諾登(Edward Snowden)出逃後便受到俄羅斯的政治庇護1年^{【註20】}，2014年8月初，再獲俄方予以居留權3年^{【註21】}

註17 黃貞貞，〈克里米亞公投 選項全是入俄〉，《中央社》，2014/3/12，<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403125006-1.aspx>。

註18 〈馬航MH17空難 荷蘭：遭俄製飛彈擊落〉，《中央社》，2015/10/13，<http://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1510130371-1.aspx>。

註19 許輝，〈美國反導系統逼近俄羅斯〉，《世界知識》，頁38~39，2007/10，<http://learn.tsinghua.edu.cn:8080/2000990313/xuhui07.htm>。

註20 〈史諾登獲俄羅斯1年庇護 走出受困月餘機場…到秘密地〉，《東森新聞雲》，2013/8/2，<http://fashion.ettoday.net/news/2501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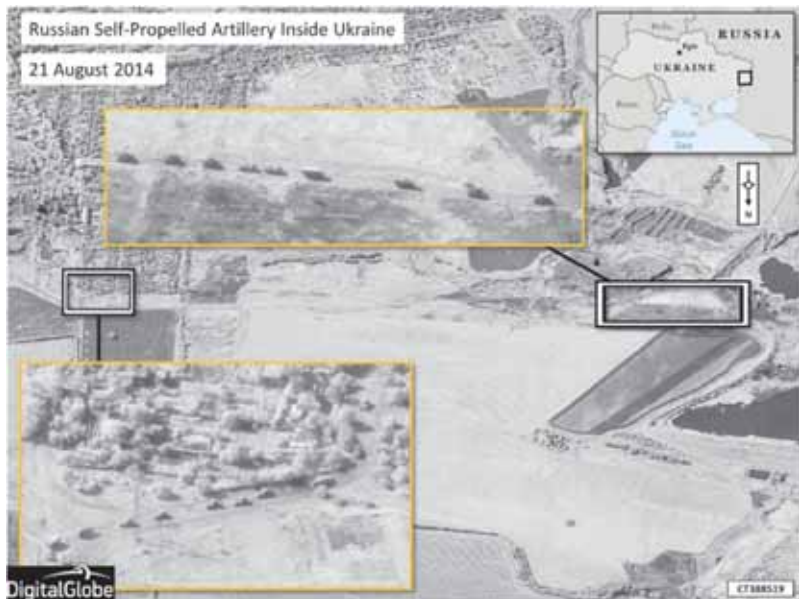
註21 高珮蓉，〈斯諾登已獲俄羅斯的居留許可證 有效期3年〉，《中國日報中文網》，2014/8/14，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4-08/14/content_18308072.htm。



，普亭(Vladimir Putin)甚至計畫中止歐美航班飛越俄羅斯領空的航權【註22】

，就不難看出美、俄在新世紀的對立並不亞於「冷戰」的氛圍。

毫無疑問，美國和俄羅斯仍是當今世界上的兩大核武強權，雖然美、俄兩國都已宣佈自己的核武器不再對準對方，但誰都明白只需30秒，雙方



〈圖5〉

資料來源：http://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ictures/2014_08_140828a-sat-imagery-ukraine-fl/20140828_140828a-001.jpg。〈北約官網發佈圖檔〉

就可重新鎖定對方的戰略目標。在這種情況下，研製和使用擁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戰略飛彈系統就顯得尤其重要。回顧1990年代中期，「蘇聯」瓦解之後的俄羅斯基本完成了從「超級大國軍事戰略」向「歐亞大國軍事戰略」的轉變，確立了作為世界大國之一的俄羅斯擁有全球利益、地區利益和本國利益【註23】。由於美國和北約在這三個利益層次上都對俄羅斯構成實質性威脅，所以俄羅斯仍舊一直把核嚇阻力量作為本國新軍事戰略的核心條件。

俄羅斯新軍事戰略改變了「蘇聯」時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但多次強調「一旦外來侵略由地區性衝突擴大為大規模戰爭，俄羅斯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對敵軍事目標實行解除武裝的打擊」。同時，俄羅斯根據其「新軍事戰略」的要求，在戰略核武力量的建設上，一方面依靠從「蘇聯」繼承的龐大核武庫發揮有效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制定了到2005年的《戰略力量發展計畫》，以研製21世紀新一代陸基和潛射戰略彈道飛彈。

註22 〈俄禁止烏航空公司部分中轉航班飛越其領空〉，《新華網》，2014/8/8，<http://sky.news.sina.com.cn/2014-08-08/095452968.html>。

註23 殷斌，〈普京時期俄羅斯軍事戰略調整的影響〉，《法制與社會》，2010/9，<http://euroasia.cass.cn/news/151337.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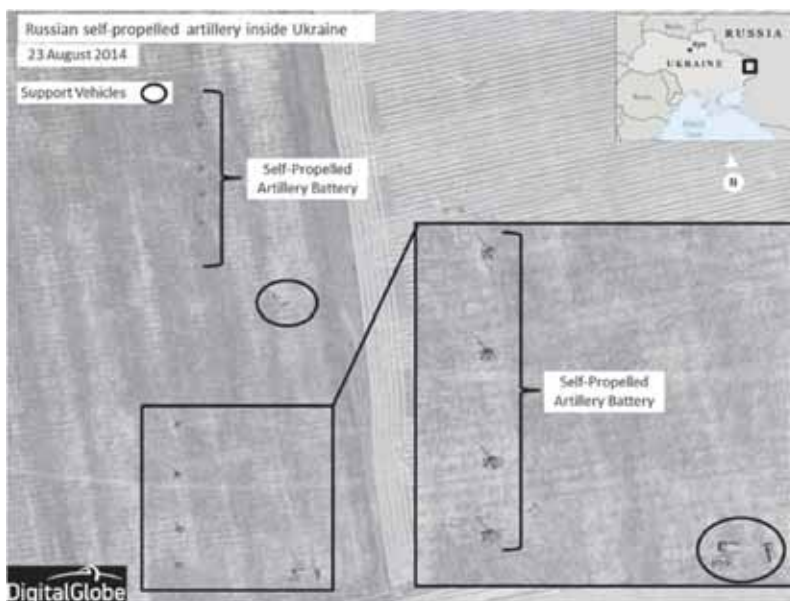


二、核武軍備庫與戰略緩衝區：

按照美、俄《第二階段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II—START II)的規定，俄羅斯最重要的兩種戰略型多彈頭飛彈SS-18和SS-24均已在2007年撤除^{註24}。

俄羅斯亟待發展適應21世紀核戰略需求和符合START II規定的新一代戰略飛彈力量。

既然俄羅斯的戰略核武力量是從「蘇聯」繼承而來的，而「蘇聯」時期生產戰略飛彈的工廠有75%是在俄羅斯境外。俄羅斯大部分洲際彈飛彈是在烏克蘭製造，如果烏克蘭一旦脫離了俄羅斯，這便與俄羅斯的「核武大



〈圖6〉

資料來源：http://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ictures/2014_08_140828a-sat-imagery-ukraine-fl/20140828_140828a-002.jpg。〈北約官網發佈圖檔〉



〈圖7〉

資料來源：http://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ictures/2014_08_140828a-sat-imagery-ukraine-fl/20140828_140828a-003.jpg。〈北約官網發佈圖檔〉

註24 Article by Article Legal Analysis of the START II Treaty and its Associated Documents, BUREAU OF ARMS CONTROL, VERIFICATION, AND COMPLIANC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3/1/3, <http://www.state.gov/t/avc/trty/104150.htm>。



國」地位不相符。主要戰略飛彈型號SS-18、SS-24分別由烏克蘭的揚格爾設計局研製，由南方機械科研生產聯合廠承製。此外，著名的「白楊」戰略飛彈SS-25雖在俄羅斯境內總裝，但其慣性導引系統也是在烏克蘭的哈爾科夫生產。因此，為加強戰略武器裝備研製和生產的獨立性，俄羅斯必須發展全部飛彈零部件在俄羅斯生產，全彈在俄羅斯總裝的新型戰略型號飛彈。在這個目標達成之前，俄羅斯根本不可能對於烏克蘭的主權存在放鬆的意思。

此外，烏克蘭境內原屬俄羅斯的軍事基地多為扼控黑海、進出地中海、大西洋的要塞性質，俄羅斯海軍黑海艦隊的司令部就設在克里米亞，當局最新服役的主戰艦艇也大多撥交黑海艦隊，從「冷戰」至今就都是和北約海權對抗的前沿，如果不守住當地，不僅意味著軍事戰略上的崩盤，更等於將歐俄輸通西北歐的天然氣管線拱手讓予北約。再者，從「帝俄」時期，對抗拿破崙的克里米亞半島戰爭對俄羅斯就存在「抵禦侵略、戰勝頑敵」的精神意義，「蘇聯」時代直至今日，它濱臨黑海的海岸景點，也始終為歷任俄國領導人青睞為休憩度假的夏宮，據稱1989年春，「蘇聯」前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與前外長謝瓦納茲(Eduard Shevardnadze)就是在黑海海濱商討出結束「聯邦」體制的歷史創舉。克里米亞半島在先天的情感認知上就已成爲俄羅斯民族近代史上的光榮象徵，俄羅斯國會2014年3月1日通過總統普亭出兵烏克蘭克里米亞的提案，將出動「俄羅斯聯邦武裝部隊進駐烏克蘭境內，直到這個國家的社會政治情勢正常化為止」^{【註25】}。同年8月8日，俄羅斯國防部宣佈在南部的軍事演習結束，這次軍演地區在距離烏克蘭邊界近1,000公里遠的阿斯特拉罕地區(Astrakhan)舉行^{【註26】}，可想而知這些具有高度作戰針對性的演習還會陸續在俄、烏邊境上演。所以歐美勢力意圖利用「獨立國協」的目前地位分化烏、俄，甚至其他前「蘇聯」加盟成員國，都恐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陽謀」。〈圖5~7〉

〈圖5~7〉北約於2014年8月28日發布俄羅斯軍隊「入侵」烏克蘭東部的衛星圖檔，各圖中均標明著裝備集結區與相對位置。

肆、俄羅斯戰略利益觀

註25 〈出兵烏克蘭克里米亞 俄羅斯國會表決通過〉，《東森新聞雲》，2014/3/1，<http://www.ettoday.net/news/20140301/330075.htm>。

註26 〈俄羅斯宣佈在烏克蘭邊境地區軍演〉，《BBC中文網》，2014/8/4，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2014/08/140804_russia_military。



俄羅斯著眼於中東的真正原因，仍在於向中東世界展示軍事力量，爭取海灣國家的軍售市場，以彌補它目前被歐美經濟制裁的國內壓力，俄羅斯對亞洲的軍事外銷近幾年已大幅增加^{【註27】}，單一項目，尤其是「蘇霍伊」〈Sukhoi〉Su-30「側衛」系列戰鬥機的外銷金額，已超越美國的同級產品^{【註28】}。

一、普亭主導俄羅斯國防向外延伸：

普亭之所以挑選非職業軍人出身的「紹伊古」〈Sergey Kuzhugetovich Shoygu〉擔任國防部長，主要著眼點，在於除去梅德韋擔任總統時代的軍隊腐敗勢力，所以才會找來「中央應急辦」出身的紹某主掌國防政務^{【註29】}，事實上，特務出身的普亭比紹某更瞭解俄羅斯自「蘇聯」時代一直延續至今的國防。從俄羅斯近期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觀察，仍然偏重於「火力打擊」，但空襲行動前的電子戰對抗卻付之闕如，因為敘利亞反政府軍非正規軍的民兵游擊隊根本談不上「電子對抗」技術。

對於俄羅斯空襲敘利亞行動的啟示，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觀察：

- (一) 俄羅斯目前經濟衰退，要歐美停止「制裁」，除非俄放棄烏東與克里米亞，然這是俄羅斯與北約的戰略角力，是長期的對抗，所以俄羅斯還會有很長的時間，承受來自歐美的壓力，俄不會放掉烏東，北約要東擴烏克蘭，新的戰略前沿儼然在中東的地中海東岸。
- (二) 俄羅斯企圖在中東與美國劃分新勢力範圍，所以發動敘利亞空襲行動，由增加「難民問題」造成歐盟的內部矛盾，藉由「武力展示」爭取新的軍售市場。自1980年代起，伊朗是俄羅斯在中東的軍售大客戶，諸如MiG-29與Su-24M、Su-25等型號的現代化戰鬥轟炸機^{【註30】}，因此立場肯定一致，伊朗與沙烏地對立，形成美俄在中東的新「代理人對抗」，伊朗偏好於俄羅斯製造的軍事裝備，目前有大量1970~80年代的裝備待汰除，看到這個機會，俄羅斯當然要抓穩這個金主，還可對其他海灣小國形成「磁吸效應」，從歐美製造的裝備轉向改採購俄製裝備，形成新的利益共同體^{【註31】}。

註27 許劍虹，〈俄羅斯搶佔亞洲軍火市場〉，《中時電子報》，2015/11/2，<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1102003174-260417>。

註28 Dave Majumdar, Russia's Next Big Weapons Sale: Is the Lethal Su-30 Fighter Iran Bou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5/9/22,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russias-next-big-weapons-sale-the-lethal-su-30-fighter-iran-13910>。

註29 Nezavisimaya Gazeta, General of the Army Sergey Kuzhugetovich SHOYGU, FAS, 2003/7/25, <http://fas.org/irp/world/russia/fbis/ShoyguBiography.html>。

註30 Russia-Iran Military-Technical Cooperation in Facts and Details, Sputniknews, 2015/1/20, <http://sputniknews.com/military/20150120/1017120106.html>。



(三) 第5代戰鬥機的研發成本太高，目前俄羅斯製造的T. 50僅有印度表示興趣^{註32}，其他尚未找到合作金主，伊朗絕對是俄羅斯爭取的目標之一，海灣小國〈如：巴林、卡達、科威特〉這些局部的波灣產油國美元富裕區，也會因伊朗的加入考慮投入大筆資金加入俄羅斯的軍火共

同市場，俄羅斯不缺乏能源，但

價降低完全是美國打擊俄羅斯的策略之一，所以中共不是沒有從中獲利的空間，不直接介入敘利亞問題，只是採取迂迴策略讓俄羅斯附和於「一路」〈中亞新絲路〉的戰略佈局，但觀察俄羅斯在中東的真正企圖，透過「經濟合作」仍可以敦促俄羅斯對中共提供更多的高端技術資源。

二、俄羅斯對中共的國防利益盤算：

從1990年代出售給中共Su-27SMK戰鬥機算起，俄羅斯與中共防務合作已屆25年，但俄羅斯既沒有將最核心的航電、雷達技術轉讓給中方，也沒有協助中共修改第5代戰鬥機，如「殲-20」、「殲-31」的設計，提升現代化聯合作

The 10 largest arms-producing and military services companies in the world excluding China, 2013

Rank	Company	Arms sales, 2013 (\$m.)	% of total sales
1	Lockheed Martin (USA)	35 490	78
2	Boeing (USA)	30 700	35
3	BAE Systems (UK)	26 820	94
4	Raytheon (USA)	21 950	93
5	Northrop Grumman (USA)	20 200	82
6	General Dynamics (USA)	18 660	60
7	EADS (trans-European)*	15 740	20
8	United Technologies (USA)	11 900	19
9	Finmeccanica (Italy)	10 560	50
10	Thales (France)	10 370	55

* EADS was renamed Airbus Group in Jan. 2014.



© SIPRI Document 2014

www.sipri.org

〈圖8〉

資料來源：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production/recent-trends-in-arms-industry/ap-images/The%2010%20largest%20armsproducing%20and%20military%20services%20companies%20in%20the%20world%20excluding%20China%202012.png/image_view_fullscreen。〈瑞典SIPRI網頁圖檔〉

註31 Army-2015: Russian military announces largest arms expo, RT, 2015/4/17, <https://www.rt.com/news/250705-army2015-russia-militray-expo/>。

註32 India wants a ride on the T-50, Russia & India Report, 2015/9/16, http://in.rbth.com/economics/defence/2015/09/16/india-wants-a-ride-on-the-t-50_397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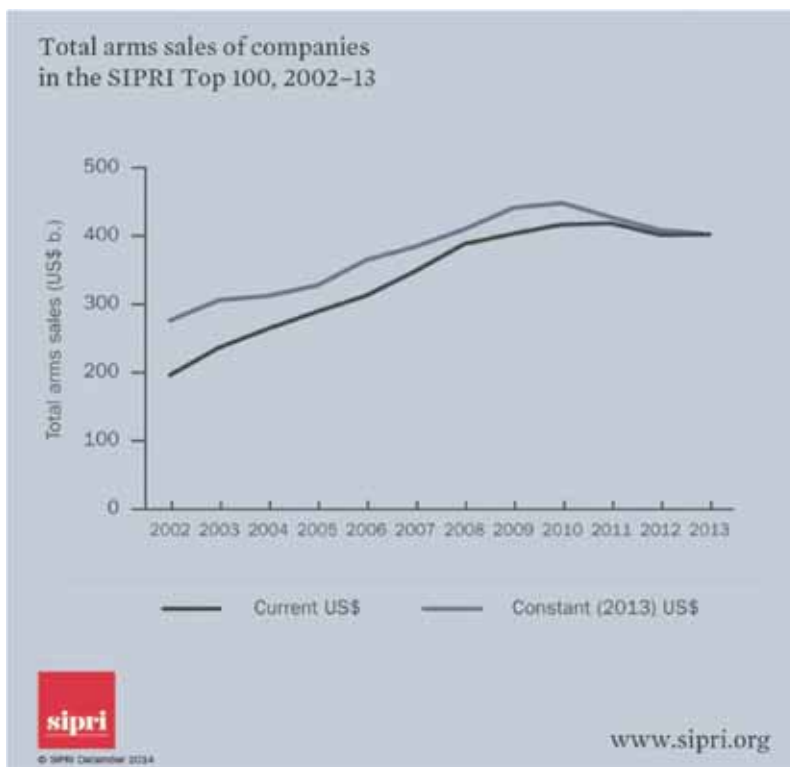


戰「以空制海」的綜合戰鬥力量。對同樣採取俄製主戰軍備的印度、越南也沒有限制裝備輸出的質與量，更沒有在「南海問題」上表明支持中方維護「領土完整」的立場。中、蘇共從1960年代至今，畢竟存在基本價值觀上的差異，像「普亭」這批俄羅斯的中生代領導人，在性格上能直視為「民主化」之後的舊

蘇共堅定信仰份子，俄羅斯在1990年代以降在政治上能為中共借鑒者，只有不同於歐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選票式民主」制度而已。

進入新世紀之後，俄羅斯一面出售給中共「蘇霍伊」高性能戰鬥機，但同時也出售給印度和越南同級裝備，尤其是印度的Su-30MKI其機載雷達電戰能力甚至高於中共Su-30MKK的同級裝備，因為它出售給中共的只是次級品廠「潘佐頓」〈NIIR Phazotron〉生產的「甲蟲」〈Zhuk (Beetle)〉系列被動式相位陣列雷達，這就說明了俄羅斯對中方仍然多所保留，僅站在利益層面分享中方的「戰略布局」【註33】。

目前，俄、印雙方又在商量第5代戰鬥機的合作計畫，此時，中共能不能



〈圖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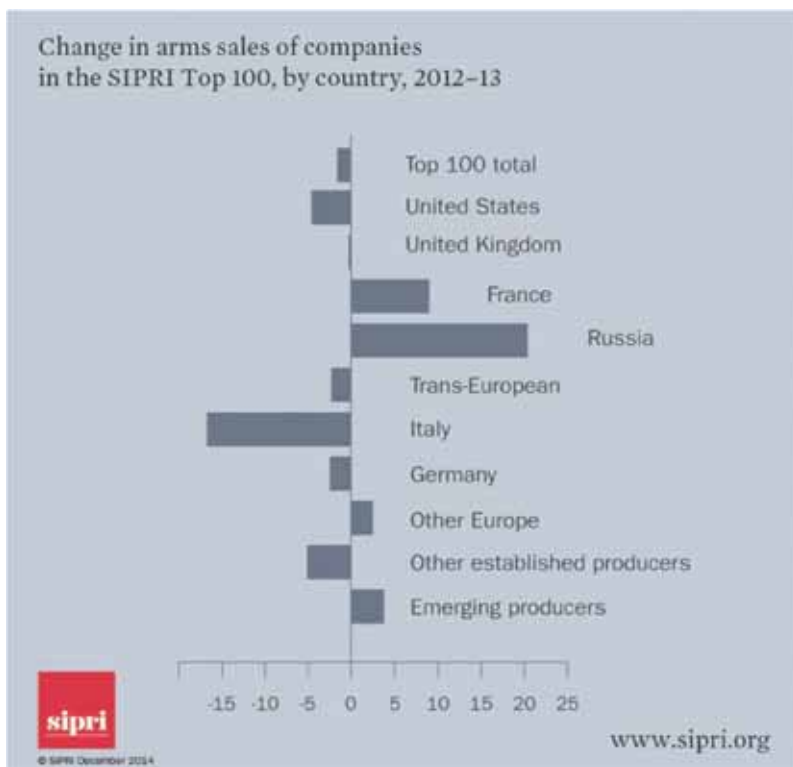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production/recent-trends-in-arms-industry/ap-images/Total%20arms%20sales%20of%20companies%20in%20the%20SIPRI%20Top%20100.png/image_view_fullscreen。〈瑞典SIPRI網頁圖檔〉

註33 India Plans Joint Su-30 Aircraft Modernization With Russia - Rostec, Sputniknews, 2015/9/11, <http://sputniknews.com/business/20150911/1026864701.html>。



讓俄羅斯提供中方比印度更高一籌的設計，甚至有效修改「殲-20」的原設計，提高作戰力量？中共專門擔任與外國軍備合作的單位可能正在發揮最大的想像力。然而，約從2008年起，美國就已看準了這一塊國際軍事合作的矛盾縫隙，所以邀請印度的「蘇霍伊」Su-30MKI機隊到美國本土參加「紅旗」系列空戰演習，

它的目的就是要蒐集俄羅斯製造的戰鬥機雷達參數，以



〈圖10〉

資料來源：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production/recent-trends-in-arms-industry/ap-images/Changes%20in%20arms%20sales%20of%20companies%20in%20the%20Top%20100-%20by%20country-%202011-2012.png/image_view_fullscreen。〈瑞典SIPRI網頁圖檔〉

便轉換成對抗中共的工具^{註34}。三年多前，美國又開始邀請馬來西亞參加在東南亞舉行的聯合空戰演習，同樣的目的，因為馬來西亞也是使用俄羅斯「蘇霍伊」Su-30MKM^{註35}，這個衍生型的雷達也比中共現用的同級裝備要略高一籌。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4年12月15日發布的資料指出全球僅在2013全年度的「戰術飛彈」〈地對地〉出口百分比總計高達118%，其中，俄羅斯的「金剛石—安泰」公司〈Almaz-Antey〉便佔34%^{註36}，況且還有繼續增加的空間。

註34 Rakesh Krishnan Simha, Dissecting a dogfight: Sukhoi vs USAF at Red Flag 2008, Russia & India Report, 2014/3/10, http://in.rbth.com/blogs/2014/03/10/dissecting_a_dogfight_sukhoi_vs_usaf_at_red_flag_2008_336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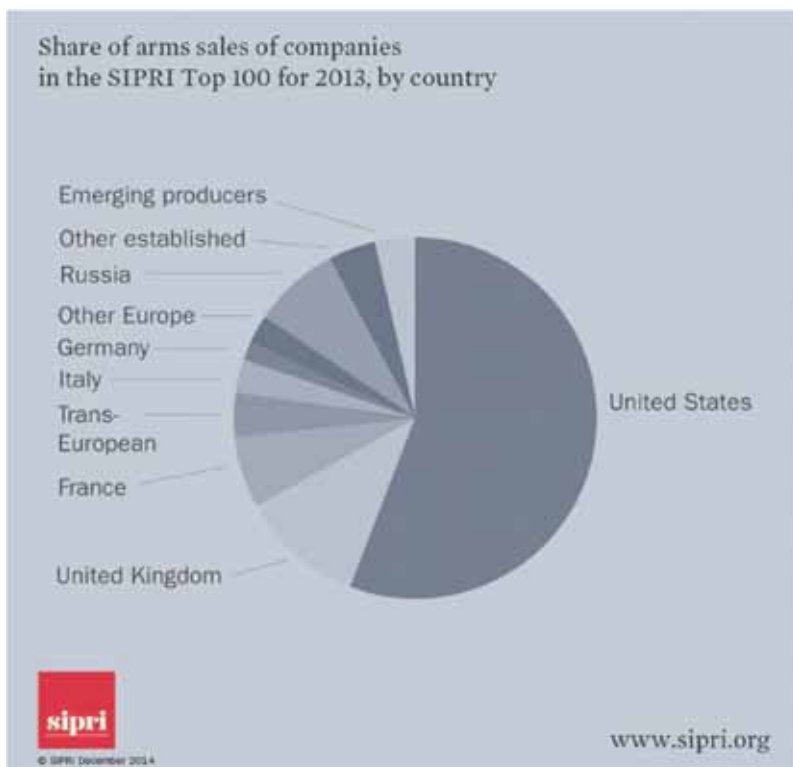
註35 David Cenciotti, Cope Taufan 2014, The Aviationist, 2014/6/20, <http://theaviationist.com/tag/cope-taufan-2014/>。

註36 Sales by Largest Arms Companies Fell again in 2013 but Russian Firms` Continued Rising, SIPRI,



對於俄羅斯與中共在中亞的合作啟示，可以歸納成以下幾點觀察：

- (一) 俄羅斯在軍事技術的系統整合工程仍比中共技高一籌，至於中共解放軍現役主力裝備仍多以俄羅斯製造之產品，因此，推估中共的重點是要如何突破俄羅斯在1990年代對中共的軍售但書限制，同時在「中俄戰略伙伴關係」



〈圖11〉

的前提下，適度對中方提供高技

資料來源：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production/recent-trends-in-arms-industry/ap-images/Share%20of%20arms%20sales%20of%20companies%20in%20the%20SIPRI%20Top%20100%20for%202012-%20by%20country.png/image_view_fullscreen。〈瑞典SIPRI網頁圖檔〉

術保障，確保中共在「一路」的影響區域中，沿線都能獲得軍事裝備的技術條件支撐。換言之，中共在以俄羅斯製造的裝備為主力的前提下，通過「軍事合作」對中共未來將武裝力量投射到中亞、非洲時提供技術保障，減低中共的後勤負擔。

- (二) 由俄羅斯提供修改中共自製新武器裝備的意見與技術保障諮詢，而中共也能參與俄羅斯新裝備的研發工程，增加「軍民通用技術」的含量，為「非傳統安全」範疇中的處突、維穩發揮附帶的加分作用。
- (三) 中共可能透過俄羅斯國內的「親中派」與逐漸對中共的經濟依賴程度，明確要求俄羅斯未來出售中共裝備的質量，必須高於鄰國的同級武器系統，如目



前俄製S400防空系統可能也將出售予印度，唯在「中俄戰略同盟」關係與經濟依存的條件上，不可損及中方利益與防務安全。〈圖8~11〉

〈圖11〉〈圖8~11〉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IPRI〉於2014年12月發布的全球各國軍火工業產品輸出比例圖表。顯示俄羅斯軍火近年逐漸成長趨勢。

伍、結論—中東穩定仍待美俄達成妥協

中東，特別是海灣地區雖然出現局部的石油美元富裕區，但這些地區仍處在於世界現代精神文明的邊緣，這些地區的動盪，才是全球化治理的長期挑戰，隨著中東局勢的變化，各個大國在當地的利益糾葛關係也會跟著變化，但目前仍難以預料哪幾個大國未來將會更佔上風。觀察ISIS的崛起和美國發動的空襲，對東亞各國直接利益的衝擊都將十分有限，反倒是對中國大陸的影響較大，因為中國大陸是各大國中發展速度最快的一個，對中東能源的進口依賴也逐漸增加，這是中國大陸在經營中東國務的戰略脆弱之處，中東穩定仍待美俄達成妥協，形成今日世界多極化強權勢力分配下新的戰略平衡。

但中東地區未來興起全面野蠻的規則也不太可能，世界強權也不可能完全摧毀它和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的總體利益關係，畢竟世界希望中東能穩定的力量還有很多，強權國家也不可能長期縱容宗教極端主義勢力無限制地在中東持續擴充地盤，各國戰略學家可以明顯觀察，世界輿論對美國從二戰後的每一次對外軍事行動都呈現大量的批評與反對意見，唯獨這一次是例外。特別是ISIS發展迅速，讓各大強權都產生了警惕，所以國際組織儘管不能剷除它的根據地，但極端宗教勢力它必須清楚自己的影響力仍然有其邊界。

從新世紀起，美國建構足以包覆整個歐洲和亞洲的反彈道飛彈防禦系統，將戰略前沿推進至潛在的敵對國家(俄羅斯、中國大陸)形成防堵態勢，用「空天一體」、「以彈制彈」的架構維護本土的防空安全，顯然已成為當前美國國防政策中傳統安全範疇的最高順位，所謂的「空海一體戰」(Air-Sea Battle)實質上只是在「國家飛彈防禦」架構之下的階段性軍事戰略技術的運用，「冷戰」時代美、蘇兩強核武對峙的「恐怖平衡」概念並未隨「冷戰」結束、蘇聯解體消失，反倒是美國在它的全球佈局下透過地區性戰爭達到逐步圍堵對手的策略。

從歐洲的「北約東擴」到亞洲的「重返亞太」，無一不透露出美國挾歐洲北約盟國遂行「新干涉主義」的痕跡，昔日各小國的零和已演變成今天大國之間的利益較量，北約要蛻變成為「歐洲的北約」彷彿遙遙無期，畢竟軍售利益在二戰後就早



已成為美國對西北歐各國的「圭臬」，納入東歐，不僅可以著力於新的軍備市場的開拓，也能達到抗衡俄羅斯的雙重目的，若以此標準觀察北約在中東土耳其防範敘利亞的權謀又何嘗不是如此？也因此，美國在波斯灣積極部署各種反彈道飛彈單元，藉「維持地區和平」的名目持續軍演，只是在為維護它的「國家利益」作出蠻橫的鋪陳而已，「透過軍事存在、達到實質影響」顯然已成為新世紀全球多邊主義架構之下的一幅新牌局。

作者簡介

空軍備役上校 魏光志

學歷：空軍軍官學校60年班，空軍指參學院73年班、戰爭學院84年班，經歷：國防部駐法小組組長、空軍總司令部國情組組長、情報署副署長。

軍事專欄作者 耿志雲

學歷：國防大學復興崗中共解放軍研究組軍事學碩士，經歷：國際電子戰協會會員、《青年日報》、《中華民國的空軍》軍事專欄作者。

國防部反貪專線暨檢舉信箱

國防部反貪專線：

* 電話：(02) 22306270

戈正平信箱：

* 地址：台北郵政90012附6號

* 電話：(02) 23117085

採購稽核小組：

* 地址：台北市汀洲路3段8號

* 電話：(02) 23676534

端木青信箱：

* 地址：台北郵政90012附5號

* 電話：(02) 231197060012附5號